

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

ODYSSEY OF CHINA FANTASY

九州幻想

风与花的秋天



丧乱之瞳[四] 唐缺
风归云 莫雨笙

飞得最高的人往往最孤独

Featured -

[八月风灯] 糖匪

爱与痛的边缘

国家奇幻地图·宜昌 白亚

平湖之水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NIJLAND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幻想·风与花的秋天 / 潘海天主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104-1416-9

I. ①九… II. ①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2556号

九州幻想·风与花的秋天

作 者: 潘海天 主编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刘 洋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张: 12.5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416-9

定 价: 1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寻桶记-2010中国科幻奇幻之旅

FINDING A BARREL FOR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OF CHINA, 2010

【文】潘海天

新世纪以来的头十年，我们目睹了中国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在这个充满未来奇迹的国度里，科幻奇幻文学是当代文化中的一支奇兵，以远离现实的独特视角，冷漠但又精准地摹描身遭的动荡，在吸引了无数年轻读者的同时，也引起了评论家们的关注。

作为国内最重要的幻想文化平台之一，“九州幻想”工作团队，将与国内幻想文学界的作家评论家以及学术机构密切合作，共同打造一次中国科幻奇幻之旅。

在当代文学一片疲软声里，科幻和奇幻文学一枝独秀，仿佛正在展现勃勃生机，但是，这里面有分裂和混乱的迹象吗？精英作家和网络作家们在互相指责，这是作家个人取向问题，还是整个幻想文学系统的问题？作为类型文学主体存在的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该和大众审美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在这个被资本俘获的浮躁时代保持冷静，保持局外人的身份，同时又能更敏锐地揭示现实？是否能在当代文学的成熟丛林之中，开辟一条新的视点和角度？

本次科幻奇幻之旅的特色在于首次展开的“大篷车讨论”，我们的足迹将深入十座城市，数十所大学，在国内邀请三十余位作家、评论家，沿路探讨中国科幻奇幻的现实状况和未来方向，同时将当地大学生和年轻人的关注和思考纳入到大篷车之中，带到下一站去。

这是一次寻觅之旅。

我们要寻找两只关键的桶。

一只是第欧根尼的桶，一只是卡夫卡的桶。它们有时是坚固的壁垒，有时是飞行的坐骑；有时是逃避世界的屏障，有时又是寻求对现实、贫困、孤独和恐惧的关注。

幻想，就是我们用以对付这个世界的木桶。我们是木桶骑士，我们是木桶隐者，我们用木桶抵御寒冷，我们用飞翔逃避现实的残酷。

买煤的穷人分量很轻，轻到了虚无，虚无就是他飞行的力量来源。他希望能将木桶填满。可是木桶里装得越满，我们就越不可能飞翔。

桶中人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这是一次巡演之旅。

【九州幻想】做了三年的年度策划：母系氏族系列，城市危机（看不见的城市）系列，平民英雄系列，积累了大量的作品，但我们这次并不着急回顾、总结和表彰。

年度策划不是年度收尾，它们没有结束，一直在进行。作为策划者，我们希望这些主题永远都不结束，并且能够唤起更多的创造性，发掘出更多的可能性。

【九州幻想】希望担当的是策展人的角色，它总在呼喊、组织、集结和动员，提供一个多领域、跨媒介的公共现场，而在前台表演的演员则是所有的作者和读者，他们欢笑、展现、创造和各种解读。这次的巡回是协调作者、读者、编者的各自独唱，使之成为一支完美的幻想乐队，也可以称之为“幻想乐队巡回演”。

这场演出是开放性的和流动性的。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表演早已开始。这些幻想作家们、这些幻想杂志们、这些幻想文学网站们，他们在新世纪10年里的无数次对话、论争、实践和风雨起伏，本身就是一部庞大到无边的作品。对于中国的科幻奇幻来说，这很重要。

我们在寻找想象力。

我们始终在路上。

活动时间地点

2010年11月

05/06日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大学

07日 天津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联合
举办

20/21日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

2010年12月

4/5日 珠海
中山大学（珠海）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11日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

2011年

各地区站点持续增加中，
欢迎高校各类社团加入。
九幻高校联盟QQ群：
95045892

九州

丧乱之瞳（四）

所有的谜团差不多都是要解开了，你现在有一个月，去想结局是什么。

凤归云

有爱的故事不是一定要有女主角的。

九州小说/设定构想/周边八卦投稿邮箱：

恰好：Lbfqiahao@live.cn 老鱼：Oldfish9@live.cn

Contents

目录



001

九州·丧乱之瞳(四)/唐缺

049

九州·凤归云/莫雨笙

070

九州生物志·风翔典/苏冰

077

龙渊大典·星翔赛/mad

083

九州·夏时花/沉歌

096

八月风灯/糖匪

147

荒唐二记/荒唐

160

平湖之水/白亚

175

周天档案/周天工作室

183

老鱼有话说+老妖问答/老鱼

184

老妖大爆炸/水泡

186

九州那些事儿/夏觞

188

河络图纸/加菲

189

天教懒慢带疏狂/苏冰

192

战九州英雄考

丧乱之瞳（四）

【文】唐缺 【图】李涛

引子

石秋瞳的遭遇

仗打不成了，或者说暂时打不成了。衍国国主石之远虽然不具备雄才大略，但总体而言还算个聪明人，也知道这种形势下贸然出兵肯定没好果子吃。他的心情不怎么好，对石秋瞳更是态度恶劣，石秋瞳则泰然处之，父亲的冷脸在她眼里就像是一场无关紧要的大风，吹过了就算了。

她还有很多事要做。虽然国主不去主动侵略他人了，但不能保证唐国不会先发制人，所以她丝毫没有松懈，一直在整备着军务，通过斥候密切关注邻国的动向。另一方面，国境西面的海域近期连续发生货船被劫的事件，民间传言又开始闹海盗了，她也不能不防。

忙忙碌碌有一个好处，就是手里总有事儿做，不容易分心。令石秋瞳牵肠挂肚的人不言而喻，不过她也从不表露在外，只是不停歇地四处奔波忙碌。

这一天她来到了宛州西部的黄金港口淮安城，观看水军的操练。几天之前，特别请来的几位鲛人训练师刚刚抵达，开始为水军训练水鬼。鲛人生于海洋长于海洋，水性的精熟以及对大海的了解不是其他任何种族可以比拟的。任用鲛人来训练水鬼，就是石秋瞳想出的办法。她费了很大劲才终于找到几个愿意为人类效力的鲛人，此刻当然要去亲眼见识一下效果如何。

她坐在海船上，看着鲛人在波浪中灵活自如地游动，而精挑细选出来的水鬼们虽然比起鲛人明显笨拙，但至少列队进退之间已经有了点味道。她心里颇为欣慰，不顾侍卫的阻拦，亲自跳上了一艘和舢板差不多的小冲锋舟，想要近距离观看。

许多年没有上过舢板，虽然她身手敏捷，在波涛的颠簸中还是稍微趔趄了一下。她左手扶住船舷，以免摔倒，就在这一瞬间，海中的一名鲛人猛地跃出水面，挥舞着手中的分水刺，直取石秋瞳而来。

身边的侍卫不顾一切挡在她身前，与这名鲛人动手。但突然之间，冲锋舟的底部一声钝响，另一名鲛人已经凿破船底，带着喷涌而出的海水冲了上来，眨眼间已经制住了石秋瞳。但奇怪的是，武艺高强的石秋瞳并没有做任何反抗，相反看起来很镇定。

“换条船慢慢谈吧，”她悠悠地说，“这里已经快沉啦。”

“你好像已经知道我是谁了？”鲛人说。

“本来是不知道的，换了谁都很难想象连鲛人这样不愿意和陆地通声气的种族里也会出现天驱，”石秋瞳回答，“但你不应该那么急切地到了东陆就和你的同伴联络。这片国土上的事情，我不知道的只怕还不多。拿好你的叉子，别露出破绽让侍卫们抓住机会把你切成鱼片。”

很快两人已经坐在了坚固的海船船头。侍卫们在一丈之外虎视眈眈，却又担心石秋瞳的安危，不敢靠近。至于那名出手佯攻的鲛人，早已利用自己在海中的天然优势逃得无影无踪。

“看来他一点也不在意你的生死嘛，溜得倒是挺快。这就是你们天驱的义气吗？”石秋瞳说。

“他本来就只是我雇来帮忙的，并不是天驱中人，”鲛人回答，“何况即便都是天驱，如果有必要牺牲我，他也应当眉头都不皱一下地迅速离开。”

“果然是为了所谓的理想就不顾一切啊，”石秋瞳耸耸肩，“这次来找我为了什么？开始我以为你的目的是暗杀我，但你从船底冲上来的时候，并没有杀气。”

“你也没有当场干掉我啊，”鲛人微微一笑，“我还以为你对天驱已经再也不用客气了呢。”

石秋瞳叹口气：“你以为维系一个国家的稳定，光靠着高兴不高兴、客气不客气就可以决定的么？如果以我个人感情的话……”

她略微顿了顿，脸上就像罩上了一层严霜：“我会恨不得把天驱斩尽杀绝，一个不留。可惜的是，历史上试图这么做的君王们，没有一个成功的，我也没有必要去摧毁这样一个能够制衡辰月教的势力。哪怕你们真的要了我的命，在我临死前，我也会阻止对你们的报复。”

鲛人目光炯炯地看着她：“你果然如同传言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我不是，”石秋瞳飞快地摇摇头，“我只是一个总是向命运妥协的人而已。别再说这些了，我相信你冒险来见我不是为了拉家常。”

鲛人沉默了一会儿，回头看看周围严阵以待的侍卫们：“我这次是为了云湛的事情来找你的。”

“你想要怎么样？要我协助你们缉拿这个叛徒么？”石秋瞳毫不客气地挖苦说。

鲛人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从身上一个鲨鱼皮缝制的防水革囊里取出了一个小东西，递给石秋瞳。石秋瞳接过来一看，微微一愣：“这好像是一枚天驱指环？”

“事实上，这是云湛交还回来的天驱指环，”鲛人说，“我们希望你替我们

把这枚指环再交给云湛。”

石秋瞳思索了一下：“你们想要他再回去？为了什么？”

鲛人苦笑一声：“我倒是很想说一点好听的，比如为了正义，比如为了纠正滥杀无辜的错误，比如为了舍不得云湛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即便天驱在你的心目中已经一文不值，至少我们还应当做到诚实。”

石秋瞳一笑：“没关系，我喜欢听实话，这样反倒能消除一点我对你们的恶感。”

鲛人叹了口气：“事实上我刚才说的那些也都是原因之一，但是最根本的在于，我们重新审视了当时的决定，并且得出了新的结论。从战略上来说，我们试图推动这场战争以便限制辰月的做法是大错而特错的。”

石秋瞳眉头微蹙：“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许可以重重打击辰月，却会因此而助长另一股更加危险的势力，也就是和你父亲结盟的那帮人，”鲛人说，“我们经过了比较，认为那是得不偿失的。从我们掌握的情况，他们比辰月更不择手段，也更不计后果。”

“你们总算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石秋瞳懒洋洋地说。

“幸好云湛及时阻止了这场战争，所以他非但无过，反而有功，杀死一名天驱个体这样的事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鲛人指了指石秋瞳手里的指环，“我们不会强迫云湛回归天驱，但这枚指环可以表明我们的态度：不管他以后是不是天驱，我们会全力支持他，以扼杀那股危险的势力。”

石秋瞳把指环像小石子一样抛起来又接住：“你知道吗，你们天驱的确是一个自以为是到令人讨厌的组织，在某些地方甚至和辰月教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们总还是有优点的。你的请求，等我见到了云湛，会向他转达的，他听不听我可就管不了了。”

“你能帮我们传话，就已经帮了大忙了，”鲛人微微鞠躬以表谢意，“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说再见了？”

石秋瞳似乎有点吃惊地看着他：“再见？军中克扣了你的薪俸吗？”

鲛人一怔：“那个……没有，事实上我刚刚来，还没到领军饷的时候呢。但是你还认为我……”

“那就等到他们扣你军饷时你再走吧，”石秋瞳口气轻松地说，“在此之前，你应该完成你的承诺，替我训练好那些水鬼。你们伟大而正义的天驱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吧？”

鲛人目瞪口呆，缓缓收回了一直装模作样抵在石秋瞳身上的分水刺。石秋瞳站起身来，中气十足地喊道：“没事儿啦！这不是真的行刺挟持，只是演习而已！”

一直绷紧了弦的侍卫与水军军官们这才松了口气，忙迎了上来。鲛人不声不响

地跃进水里，游到了水鬼们中间。

“刚才只是我和教头早就策划好的一次演习，想要看看水鬼的应急能力，”石秋瞳严肃地说，“事实证明，结果让我很失望。刚才我和教头详细商量过了，还得加大训练的强度！”

云湛的遭遇

天启城历来是万年帝都，这一半出自它优良的地理位置，一半出自后世星相学家们不断地吹捧：帝王之气、吉星之兆、九州的正中央，诸如此类。这些吹捧带来的后果是，历代能登上皇位的皇帝们，就算并不喜欢天启，也非得在这儿扎根不可。

“其实啊，天启城真没什么好的，”大车店里同住一个大通铺的行商对云湛说，“他们都说中州天气好，但是我去过一次宛州，啧啧，那才真的叫漂亮地方呢。宛州女人也美……”

云湛看着房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各色人等，把一只肥大的胳膊从自己身上挪开，泰然自若地说：“没错，我也觉得天启城一点都不好。”

离别时由于心绪不宁，云湛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在萝漪那里打点秋风。于是等到萝漪的船已经远去时，他才发现自己钱袋瘪瘪，所剩不多。没有办法，接下来的一路上只能尽量节省，靠步行走了三天才到达天启。然后他选择了最便宜的大车店，啃着窝头睡四个铜锞一天的大通铺。好在他从小到大没少吃过苦，这样的环境也并不陌生，这种大车店里满是闲杂人等，反倒利于打听一些陈年旧事。他谎称是前来投亲戚却找不到人的倒霉蛋，很快和大车店里的人们混熟了。他见闻很广，每天晚上和旁人滔滔不绝地谈天说地，然后见缝插针地询问一些自己需要打探的内容。

这天晚上他以旅行为话头，和身边这帮也走南闯北惯了的旅客聊得热火朝天，最后漫不经心地问：“说起来，听说当年试图谋反篡位的三皇子，也是个很喜欢四处游历的人？”

“那可不，可惜就是没机会啊，”一个常年进出天启城卖牲口的马贩子说，“他是皇子，一举一动都得有人盯着，很不自由，能够出去玩玩走走的时候实在太少了。”

“他篡位不会就是因为没有自由吧？”云湛坏笑着，“他要是当了皇帝，那就乐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啦！”

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对于这些终日被生活折磨的劳苦人们而言，嘲弄一下“上头的人”总是很解气的，虽然这样的嘲弄对他们的生活处境并不能带来任何微末的提升。

云湛非常了解这些人的心态。在生活的重压下，他们对于更高的社会阶层普遍怀有敌意，一方面很乐意讲一些相关的笑话，另一方面也很喜欢用“知情者”的身份透露许多稗官野史。他们不像那些有身份的人，随时担心着被告密、被打击报复，他们会很痛快地把自己听说过的一切荒诞不经的传闻都说出来——这当中有时候就会包含着真相。

话题转到了三皇子头上，气氛更热烈起来，这些一辈子也未必见过皇帝长啥样的底层人士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三皇子的生活趣闻，连他爱吃什么菜爱穿什么衣服都讲得栩栩如生煞有介事。云湛从他们的描述中大致勾勒出这位皇子的形象：多才多艺，温文尔雅，对权谋财富毫不感兴趣，喜欢结交才子佳人，对旅行有着近乎痴迷的兴趣，却总是难以如愿。在兄弟们的权位斗争中，从来没有谁把他当回事，正因为如此，后来他的突然行动才会有那么惊人的轰动性。

“你们都是见多识广的人，知不知道当时那场篡位的详情啊？”云湛一副无知群众求助知情者的模样，“我很难想象这么一个文人样子的家伙，怎么能扛起刀枪去造反？”

“嘿嘿，那可是皇室的秘密，外人一般很难知道，”一个四处打短工赚点饭钱的老头神秘地说，“但是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曾经在天启城做过御医。那起篡位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朋友就是参与协助治疗的御医之一。”

这也是底层人物们最喜欢的谈话方式。他们自己也许其实什么都没有亲身接触过，但总是能从角落里挖掘出几个亲戚朋友邻居或者亲戚的朋友的邻居之类认识的人，以别人的经历来显示自己比听众多一点见识。

“真是了不起！”云湛也不知道是在夸奖那位御医还是在夸奖认识御医的老头，“那他发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呢？”

“后来外面都传言，说皇子为了这一次行动训练了大批军队，要不是皇帝圣明提前做了准备，搞不好就被他吃掉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老头得意地说，“我那位朋友告诉我，皇子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军队，带在身边的不过只有一两百人，但是杀伤力却很大。当时与皇子的叛军交手的大内侍卫和后来迅速调来的御林军都损失惨重，虽然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伤亡却三倍于敌人。”

“那是为什么呢？难道是皇子并不求数量，一直在偷偷训练少量的精锐死士，以方便控制？”云湛问。

“不是，是更可怕的真相！”老头以一种夸张的姿势压低了声音，“那些叛军的力气大得不正常，用一把普通的腰刀就能把特制的钢甲劈成碎片，根本就不像是正常人。所以后来他们检查了叛军的尸体，发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事实：那些叛军并不是被御前侍卫杀死的。他们在反叛之前就已经是死人了！”

“尸舞者的御尸术！”云湛脱口而出。

老头赞许地看了他一眼：“真不错嘛，你这么个年轻人也听说过。没错，就是这种法子，所以皇子的叛军才会那么厉害，因为都是死而复生的僵尸！要不为什么后来皇帝那么生气，不只是因为反叛，还因为一向看起来老实风雅的三皇子居然会使用这种邪术。”

“那三皇子到底是怎么死的？”云湛眼珠子一转，“都说他被活捉之后处斩了，但是又没有公开行刑。您知道点内幕吗？”

老头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这我就不能确定了，但是听说，他实际上并没有被绞死，而是在篡位失败后举火自焚了，没有留给皇帝绞死他或者车裂他的机会。皇子这种身份的人物，就算是我的朋友，也没办法了解的。不过后来天启城里有不少关于他的流言，比如说他的家小全部被皇帝赐死，连两岁的小女儿都没能幸免。”

“这也是个可怜的人哪！”马贩子评价说。

“可不是，身在帝王家里，别看绫罗绸缎过得光鲜，但天天提心吊胆的，未必比我们活得舒心。最可怜的还是他那个替身，本来不是皇家的人，也为了这桩事件丢了命。”

云湛一怔：“替身？什么意思？”

老头儿很得意：“嘿嘿，天启城里好多人都知道啊。三皇子喜欢旅行，又没有机会旅行，所以他总是委派他的一位好朋友替他四处走走，然后把各种见闻告诉他。对他而言，这个朋友就是他放在外面的眼睛了。”

006. 大车店里嗡嗡地响作一团，人们尽情谈论着这桩十五年前的奇案，挑起话头的云湛却已经靠在隐隐散发出臭味的被褥上，默不作声地思考着。刚才的那一番谈话让他掌握了两点重要的信息：其一，三皇子竟然是率领着一群死尸进行的叛乱，难道他真的是长期以来早有图谋、只可惜功亏一篑？其二，皇子有一个同样爱好旅行游历的好朋友，皇子把他当作了自己的替身，以弥补自己难以出行的缺憾。爱好旅行游历……

云湛想起了那份修复的日记。已经可以证明这份日记并非出自崔松雪的手笔，而是十五年前的另一个人所写。他之所以把这份日记当成是崔松雪所写，除了思维惯性的误导外，还有一点原因，就是日记里有这么一句话：“我到那里的唯一目的只是取道庆贤去往澜州中部的夜沼，观赏某个沼泽部落的独具原始风情的祭祀，这对于一个旅行者是不容错过的。”

这也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恰好和崔松雪一样。于是这个巧合让他彻底判断错误。而眼下出现的这个人他却不愿意相信仅仅是巧合了：同样在十五年前，同样寄情山水，同样和丧乱之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不弄清楚公孙鼯的遗言，就无法确切知道皇子篡位与独眼人们具体有什么关系。当然了，也可以凭借我云湛天才

的头脑进行推测……

根据之前看过的风笑颜修复出来的两段笔记，这位旅行爱好者一直在追查独眼人们的下落。虽然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但可以假定此人与独眼人遭遇了，说不定还发现了他们的什么惊人的秘密。从修复出来的两段看，这个人思路清晰，头脑敏捷，完全可能获得比较深入的成果。

那么就沿着这个假定往下走吧，云湛搓搓手，假定他惹上了独眼人的麻烦，遭到了他们的追杀。那么接下来他应该怎么办？就算有再强的实力，他也不可能独自应付这些视生命如无物的独眼杀手。于是他只能求援，可是他“与那些好静的秘术师没有太多共通之处”，恐怕很难得到他们的援助，而其他的旅行家们能帮助他击退独眼人么？显然更不可能。

云湛兴奋地想，所以只有一个人能够救他了，那就是三皇子。以皇子的势力，把他保护起来肯定不难，而独眼人所面对的困境就不只是要杀他灭口了——还得杀死三皇子才行。

可皇帝的儿子哪儿有那么好杀的，或者说，杀人容易跑路难。虽然这位三皇子未必是皇帝喜欢的儿子，但身为皇帝，谁要在他的头上动土，他都会挺生气的吧？而即便是辰月教或者天罗，也不会愿意公然在皇室头上动土。因此，就算要连旅行家带皇子一起做掉，也得做得艺术一点，至少不能让皇帝一拍脑袋：“他妈的，原来是那帮独眼人干的，老子灭了他们！”

云湛舒了一口气，拉过被子，感觉刚刚涌上来的倦意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是一种仿佛被蚂蚁爬满全身般的恶心感觉。老头儿说的没错，那些所谓“叛军”在被三皇子领着去袭击皇帝的时候，都已经是死尸了。但他还是说漏了一点。

——那个时候，只怕三皇子自己也已经是一具死尸了，操纵着所有这些死尸的，正是追随旅行家而来灭口的独眼人。而举火自焚这个天才的举动，正好可以毁尸灭迹，让人查不出破绽来。所谓皇子篡位案的真相，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旅行家想要向皇子求助，结果却把皇子的性命也一起搭进去了。

虽然还不知道具体的日期，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距离辰月法器库再度开启的日子已经不会太远了。但是令云湛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曲江离他老人家为什么不抓紧时间赶到宝库所在地静静等待，反而在外面四处招摇呢？

“比如你有一匹价值千金的好马，而其他很多人也知道你有一匹好马，想要抢走它，”他向大车店里的马贩子打着比方，“你会不会为了抓一头骡子成天在外面晃荡？”

“我有病吗？”马贩子反问。

这就是了，连一个马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云湛想。他可以理解曲江离想要

借助诸侯国的力量来为自己扩展势力的野心，毕竟法器不是万能的，有法器有人才是正道。但问题在于，想要抱诸侯的粗腿，任何时候都行，不急于一时；万一耽误了法器库开启的日子，就得苦等十九年。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曲江离先是勾搭衍国，再去破坏唐国与辰月教的感情，简直就是急不可耐。如果他没有做这两件事，而只是悄悄躲起来，自己手里还真是很难凑齐那么多线索去接近他的真相。

这是为什么呢？云湛纳闷地想，如果说五十七年前他是年少轻狂不知深浅的话，经过了那一次的教训，他理应学乖了才对。他躺在七月的大车店连苍蝇都能闷死的空气里，苦苦猜测着曲江离这一反常行为的动机，直到夜深后才慢慢睡去。

他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似乎和自己的叔叔云灭变成了同一个人，并且沿着云灭曾经的生活轨迹，走向了早已离开的宁南云家。那时候云灭本来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独行客，面对再多的敌人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但却在他正当盛年的时候，选择了抛弃过去的生活，回到云家为家族效力。

“你居然肯回来？”云家当时的族长云栋影上上下下打量着他，似乎难以置信。

“我只有一个条件，”云湛说着，用下巴指向他抱在怀里的昏迷不醒的女子，在梦里，那个女子的脸和石秋瞳一模一样，“我要去做一件事，生死未卜。我需要你替我保护她。只要我能活着回来，就会为云家效力，直到你我二人有一个死掉为止。”

“成交。”云栋影淡淡地说，转过身打开了云家的大门。大门发出刺耳的吱嘎声，声音很响，让云湛一下子从梦里醒来。门响原来来自于大车店通铺房那扇陈旧的木门，不知道谁半夜跑出去冲凉，拉开了门。

但云湛再也睡不着了，刚才梦里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怪不得我总在觉得曲江离的行为有文章呢，他想，原来是和云灭那个怪物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回想起云灭自己颇不愿意提及、但师母风亦雨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段往事。那时候云灭正面对着他生平遇到过的最凶险的敌人，而风亦雨也被敌人袭击，身中血咒。云灭这个从来不会向谁低头的桀骜的人，为了风亦雨，却咬着牙关选择了向云栋影妥协，把风亦雨放在宁南云氏的保护之下，以便自己能心无旁骛地去击败敌人，消除血咒。

曲江离也同理啊，云湛坐了起来，兴奋地想道。他那么急切地和国主们接触，并不是着急捞取什么利益，而是有一些迫在眉睫的危机，必须要借助强大的兵力去消解。简而言之，他并非贪得无厌，而是情非得已。但是以曲江离的法力以及他手下那些忠心耿耿的信徒，还有什么拔不掉的钉子呢？

云湛索性起身，跑到大车店简陋的浴房里，提起从井里打出来的凉水一桶一桶往身上冲。在凉水的刺激下，他一边打着喷嚏一边串联着线索。毫无疑问，曲江离

最关心的事情一定是开启辰月法器库，所以他求助于国家军队的力量，那么这一次开启法器库和过去有什么区别呢？

五十七年前，他成功了，但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在屠灭汤家满门后被辰月追杀，不得不躲起来；三十八年前，他已经很有心计，杀光了辰月追兵，无疑再次取出了众多法器，并由此吸引了大批信徒；十九年前没有与他有关的任何消息，云湛曾和木叶萝漪一起猜测，很可能是包括连衡在内的一些信徒背叛了他，阻挠了他的计划……

云湛猛地把一桶水兜头全浇到身上。原来如此！他连手里拎着的空桶都忘了放下。十九年前发生的不为人知的事变，不只是阻挠而已——叛徒们找到并开启了法器库！所以曲江离再度现身，本来只打算做两件事：处置叛徒并召集一批忠实信徒。那些各地被挖掉眼睛的死者，多半是当年背叛他的人；而那些听到歌谣就从原有的生活中消失的人，则无疑是对丧乱之神忠心无二的虔诚追随者。但当他满怀渴望地来到法器库时，却发现了意外情况：法器库已经被当年的叛徒强占了，而且对方的实力已经超过了。

人生就是一场莫大的悲剧，云湛幸灾乐祸地想。原来我一直以为潜在的敌人就是这位丧乱之神呢，没想到局势原来是狗咬狗。这样的话，没准老子还能坐收渔利呢。

这个推断作出来之后，另一点谜团却又浮出水面，如果真的存在第二股势力，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露过面？到目前为止，作恶的都是笃信丧乱之神的独眼人，而背叛了曲江离的那帮人，既然已经开启过一次法器库，想必也会利用那段时间取得数目可观的法器，否则也不至于令曲江离束手无策。为什么他们没有出现过？

他正在出神，浴房仅有的那扇破窗处传来一声轻响。云湛心头一紧。他满脑子都在投入地思考着谜题，加上自认为在天启城内躲得很隐蔽，跑过来沐浴的时候忘了带武器。此时他所能用的只有一条湿淋淋的毛巾和木桶之类的杂物，对付一般敌人倒是够了，万一来个高手，那可有些不妙。

“别挣扎了，”一个好像是拼命憋住笑的女声说，“你手里无弓无箭，是肯定打不过我的。”

“我现在相信你们河络是个男尊女尊的社会了，”云湛喃喃说，“偷看男人洗澡也这么泰然自若。”

“这个嘛，你理解的角度有误，”贵为辰月教主、此刻却诡异地站在大车店窗外看男人洗澡的萝漪慢吞吞地说，“我们河络和人类、羽人都是不能通婚的。所以你在我们眼里不是什么裸体男人，充其量是掉光了皮毛的猩猩罢了。”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云湛哼唧着穿好衣服，身材矮小的河络已经从窗口灵活地钻了进来。她环顾了一下这间比狗窝也强不到哪儿去的浴房，摇了摇头：“幸

好我神机妙算，早就猜到你这种穷小子只会住这种店，不然要找遍天启城的客栈可得费点功夫呢。”

“你是特意来找我的？”云湛一怔。

“本来是为了别的事来的，”萝漪看起来口风甚紧，“可是现在，确实是为了找你。”

“发生什么了？”

萝漪本来嬉皮笑脸的神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忧虑：“曲江离消失了。他和他手下所有的独眼人都消失了，踪影全无。”

“没准儿他是和唐国国主闹崩了，又去换了下家……”云湛说到一半，忽然领悟过来，“糟糕！老怪物一定是去法器库了。这说明法器库马上就要开启了！”

“他肯定得到了唐国国主的强力支援，而且这一次打开法器库，也许会把所有的法器都搬出来，”萝漪满眼血丝，看来很久没有睡过好觉了，“那样的话，九州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劫难。”

捕头佟童给云湛的信

云兄：

你托我调查的几件事，大致有了些眉目。

第一，我在各地的同行纷纷给我回函，确认了那些失踪案的细节。几乎所有的目击者都听到了一阵旋律古怪的吟唱声，而失踪者正是在听到吟唱声后就立即失魂落魄，循声而去，其中大部分人都展现了奇特的秘术。

第二，皇子篡逆案是高度机密，我没法取得详尽的档案，但是还是从知情者那里打听到了一些传言。（以下与云湛在大车店所听到的内容大致相同，略。）

第三，公孙蠹的脾气之怪超乎旁人想象，所以获取和他有关的消息非常艰难。我寻访了一些昔日很有名望的老捕快和刑部的官员，他们告诉我，公孙蠹性格孤僻，工作之外从来不结交朋友，他入行之后三十多年，都从来没有谁进过他的家门，因此人们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他曾有过什么侄儿。我只能分析，那个侄儿也许是从乡下刚刚投奔他的，在天启城呆的日子并不长，由于公孙蠹不与人交往，所以根本没有谁在意到这个细节。

但我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那就是公孙蠹并不是死在皇帝手里的。据说皇帝当时对于公孙蠹不依不饶一定要追查三皇子案的做法十分恼怒，确实下令要处死公孙蠹。但公孙蠹在被捕之前，已经被另一批不明身份的人推下山崖杀害。那是他逃亡的路径上最危险的一段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近乎直立的绝壁，如果有人在那里居高临下地伏击，他会完全无法躲避，只能被打落山谷。但他冒险挑选了这条近路，终于着了道。